

屈
騷
指
掌

屈騷指掌 卷四

武進胡文英繩崖注

遠遊

遠遊篇作于今之江南繼惜誦而作也

悲時俗之迫阨兮。願輕舉而遠遊。時俗迫阨則賢者難容故

欲借遠遊以避之質菲薄而無因兮。焉託乘而上浮。音焉

烟。菲粗也。薄弱也。託乘上。浮。託一物而乘之以上也。遭沉濁而汙穢兮。

獨鬱結其誰語。遭沉濁而汙穢。即招魂牽于俗而蕪穢之意。蓋屈子之心。本欲

變俗。不幸莫展其蘊。反為流俗所播。遷雖獨立而不移。亦澡雪之宜亟矣。夜耿耿而

不寐兮。魂營營而至曙。承上而言。思所以免迫阨。沉濁而小輕舉上浮。

之道又起下文之不可不及時求道也。惟天地之無躬兮。哀人生

之長勤。往者余弗及兮。來者吾不聞。步徙倚而

遙思兮。怊惝恍而永懷。長勤不得休居也。往不

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之意。蓋堯舜禹湯文武

吾不得與其盛。後雖有至治。又不能留此身以

有待。故遙思永懷而變計也。徙倚欲

行而止之貌。惝恍欲悟而疑之象。意荒忽而

流蕩兮。心愁悽而增悲。荒忽流蕩。神不聚也。愁

而散則離。皆傷生之道。悽增悲。神聚也。聚則痛

故下文遂言其極也。神條忽而不反兮。形枯

槁而獨留。人生天地之間。若白駒之過隙。忽焉

而盡。獨留此枯骸。豈有及哉。所以起

下文宜早求正氣也。莊子內惟省以端操兮。求

頽然而道盡。同此用意。

正氣之所由。

承上而言先須思維省察于已以端其節操而後可求正氣之所從

出也後世道家者流索隱行怪先失其所

以爲人之理矣安能得正氣之所從出哉

漠虛靜以恬愉兮澹無爲而自得

安恬愉適其神澹然不撓一物而無聞赤松之所爲以自得其真此所以端其操也

清塵兮願承風乎遺則。

赤松子古仙人史記留侯世家願棄人間事從

赤松子遊清塵軌轍之清塵也承其風于所遺之法則意亦必有書而後世亡之也

人之休德兮美徃世之登仙。

莊子且有真人而後有真知休德美

德也與化去而不見兮名聲著而日延。

與大化俱去而不見

其迹象則闡然而日章矣奇傳說之託辰星兮。

說音悅。莊子傳說得之，以相武丁，奄有天下，乘東維，騎箕尾，而比于列星。夫八苟有清氣，卽與天之得一以清者相聯屬，傳說功在生靈，其託于箕尾，常理也。然則古聖賢其靈孰不在天乎？是知欲求仙者，惟勉力爲聖賢，其功更易而速耳。羨韓衆之得一。韓衆得道者，得一得其寧靜，專一之道也。形穆穆以寢遠兮，離人羣而遁逸。穆穆，淵靜和釋之貌。詩：穆穆文王。漢書歌：月穆穆以金波兼二義。始備夫神隨志轉氣隨神移，形隨氣變，既得其功，豈猶世俗之所得而窺哉。因氣變而遂曾舉兮，忽神奔而鬼怪。曾，愈上也。如賈誼賦：遙增擊而去之之增。神奔鬼怪，不可也。方物也。時髣髴以遙見兮，精皎皎以往來。怪來平去通韻。髣髴遙見，如在其上也。皎皎往來，物物而不物乎物，因材而篤也。此皆正氣之充實，不可已。

而自然著見流數非有
所作意而爲之者也
超氛埃而淑郵兮終不

反其故都

淑清湛也郵遞進也超氛埃則遞進于清湛之境故終不肯返故都而入

沉濁也

免衆患而不懼兮世莫知其所如

衆患時俗之迫

阨也世俗不知我之所往雖欲迫阨之而無從矣

恐天時之代序兮耀

靈皐而西征微霜降而下淪兮悼芳草之先薶

薶同零

耀靈日也皐白駒過隙之貌天時代

序二句

卽遲暮之意微霜二句卽搖蕙之感自

此至余將焉所程皆不指遠遊蓋託境不過一時既極之後則仍然故我卽悲回風忽傾寤以

嬋媛之

聊仿佯而逍遙兮永歷年而無成誰可

與玩斯遺芳兮長鄉風而舒情

鄉與嚮同忍爲此仿佯逍遙

以相俟者。本冀有所成也。既歷年無成。則遺芳
無用。亦惟有鄉風舒情而已。古詩委身玉盤中。
歷年冀見食。高陽邈以遠兮。余將焉所程。
亦此意也。高陽邈以遠兮。余將焉所程。程取
與懷沙驥焉。程兮之程。義同禮尊。祖故敬宗。敬
宗故收族。今楚既不用祖宗章程。則屈子亦畢
生無所取。重曰。前言余將焉所程。則其辭已
質而已。畢矣。而義有未盡。故再言之。春
秋忽其不淹兮。奚久留此故居。欲及時也。懷與
安。豈所以為訓乎。所軒轅不可攀援兮。軒轅黃
以起下。欲遠遊之意。軒轅不可攀援兮。軒轅黃
記封禪書。黃帝鑄鼎成。仙去。不可攀
援。以帝王尊嚴。不得娛戲從遊也。吾將從王
喬而娛戲。王喬。即王子晉也。逸周書。師曠乃注
瑟於王子。王子歌嶠嶠。嶠。山名。王子登
仙之處。後人不敢斥其名。因以為王子名。餐六
也。古詩仙人王子喬。徐鉉曰。嶠。古通用喬。餐六

氣而飲沆瀣兮。瀣音械。左傳醫和曰天有六氣。陰陽風雨晦明也。莊子御六

氣之辨以遊無窮者。沆瀣露也。卽史記所謂上池水也。漱正陽而含朝霞。

保神明之清澄兮。精氣入而麤穢除。漱正陽。吸日氣也。

順凱風以從遊兮。至南巢而壹息。楚在南巢之南。故順凱風

自南而北也。南巢地名在九江府。卽成湯放桀之處。今名巢湖城。又九江府瑞昌縣有王喬洞。

欲見王喬。故至南巢而先息也。見王子而宿之兮。審壹氣之和

德。壹氣純一不雜之氣。和德。氣之所發。無所乖戾也。曰道可受兮而不

可傳。受者。道集厥躬也。傳者。持物以與人。道無形。故可受而不可傳。其小無

內兮。其大無垠。無物能入于道之中。故莫能破。而其小無內。無物能出于道之

外故莫能載。母滑而魂兮。彼將自然。滑魂而擾
而其大無垠。失自然之道。壹氣孔神兮。於中夜存。孔神甚為
而去之遠矣。也。子丑寅三時。乃天地人來復之機。人惟日日
生之。而日日用之。故不能有所餘存。若能存而
不用。則氣全神全。積和而成德。人反在和德之
中。至於發越之盛。則塞于天地之間。而與天地
萬物相流通。故可以我。虛以待之兮。無為之先。
之中和。定物之中和也。惟道集虛。勿忘。守汝身
勿助。亦已足矣。庶類以成兮。此德之門。莊子慎
物將自壯。聞至貴而遂徂兮。忽乎吾將行。徂他
亦此意也。忽乎將行。仍羽人於丹丘兮。仍故也。以為主人
欲及時也。仍羽人於丹丘兮。也。南山經。丹穴之
山。其上多金玉。丹水出焉。爾雅。距齊州以南。戴
日為丹穴。丹丘。即丹山之丘也。故下文以濯髮

陽谷言之留不死之舊鄉。徘徊仙人之故鄉所以訪其遺則也朝濯髮

于湯谷兮。夕晞余身兮九陽。湯同陽九陽或以爲即陽谷於夕字

不合或云陽同吸飛泉之微液兮。懷琬琰之華

英。懷猶佩也華英琬琰之精者玉色頽以腕顏兮。精醇粹而

始壯。腕字亦作曼。頽正色也。宋玉神女賦頽薄怒以自持玉正色而無轉移佩之者亦

如是也曼顏有諸內必形諸外質銷鑠以汨約

兮。汨音綽。銷鑠融釋也神要眇以淫放。要眇即莊

子所謂大妙淫放即莊子所謂惡乎其所適惡乎其所不適至此則合天地萬物爲一體而無

死無生矣故以下但言嘉南州之炎德兮。麗桂

其淫放而無所不可也

樹之冬榮。此南州指臨海諸郡而言也。今粵滇閩地桂樹冬皆不落葉以炎故也。

山蕭條而無獸兮。野家同寂。漠其無人。謂南州為美而至今

所見不逮所聞以起下舍之而登霞也。今崖州諸地頑石山數十百里毫無草木鳥獸故熱不

可止惟冬始可居也。載營魄而登霞兮。掩浮雲而上征。登

則免于蕭條寂漠之憂掩浮雲則無蔽命天閭

其開關兮。史記兩河天關間為關梁排閭闔而望予。帝能鑒我則其

他何所不可哉。召豐隆使先導兮。問太微之所居。史記衡太

微三光之廷晉書天集重陽入帝官兮。天有三垣重陽

文志太微天子庭也。第二造旬始而觀清都。史記旬始星見北斗旁垣也。旬始主清都之啟閉故

造而觀之。清都太清之都。一氣之始也。朝發軔于太儀兮。夕始臨

乎於微閭。太儀兩儀初判之處。微閭微妙之門。皆閭闔內之真境也。屯余車

之萬乘兮。紛溶與而並馳。駕八龍之蜿蜿兮。載

雲旗之透蛇。建雄虹之采旄兮。五色雜而炫燿。

五色雜而炫燿。則無蕭條寂寞之苦矣。服偃蹇以低昂兮。驂連蜷

以驕驚。此二句承上駕八龍而言。偃蹇連蜷。龍奮迅致行之貌。騎膠葛以

雜亂兮。班曼衍而方行。膠葛交加也。曼衍寬也。班行方得行。此二句承萬

乘來見其騎從之多也。撰余轡而正策兮。撰具舉也。

禮撰杖履。吾將過乎勾芒。歷太皓以右轉兮。勾芒之神。所以

佐太皞而分治東方之地者故曰過曰歷也。前飛廉以啟路。陽杲杲

其未光兮。凌天地以徑度。太虛之中毫無窒礙。不比行地行天有所

遵循也故風伯爲余先驅兮。氛埃辟而清涼。鳳

凰翼其承旂兮。遇蓐收乎西皇。蓐收之神所以佐少皞而治西

方之地者遇之于西皇謂蓐收適以事見少皞故兩遇之不煩更至蓐收之地也西皇卽少皞

也擘彗星以爲旂兮。舉斗柄以爲麾。叛陸離其

上下兮。遊驚霧之流波。旂同旌叛同班。驚霧之流波霧之驚擾如波

之流也如今之黃山雲霧萬狀人皆暖隸其瞠皆以爲黃海亦驚霧流波之類也

莽兮。召玄武而奔屬。後文昌使掌行兮。選署衆

神以並轂。

駿驄音俊怠驤音倘。史記天官書北宮元武所屬羽林天軍又斗戴魁

六星爲文昌宮所屬有司祿貴相及魁星皆在焉。選署衆神指文武諸星而言也。

路曼

曼其修遠兮。徐弭節而高厲。

厲奮舉也。莊子且汝夢爲鳥而厲乎

天左雨師使徑待兮。右雷公而爲衛。欲度世以

忘歸兮。意恣睢以担擣。

音荅輶。担擣故爲不順也。吳楚有此諺。內

欣欣而自美兮。聊媮娛以淫樂。

內喜保有其美則外之媮娛不

覺其過于歡樂矣。樂讀音澇北音也。楚音亦有之。

涉青雲以汜濫遊兮。

忽臨睨夫舊鄉。僕夫懷余心悲兮。邊馬顧而不

行。思舊故以想像兮。長太息而掩涕。

汜濫隨雲之所飄泊

也乘雲則無所不見故忽睨夫舊鄉也江淹別
賦惟世間兮重別謝主人兮依然夫絕世修真
者猶復有情況第明其理而託境者乎舊館猶
復依依況父母之邦乎此所以心悲而太息掩
涕也汜容與而遐舉兮聊抑志而自弭既已遐舉而猶復情
牽勢必墮落故抑遏其念舊之志而自止其哀也指炎神而直馳兮吾
將往乎南疑炎神炎帝神農也南疑九疑山也俱在郢之南既不欲留故鄉則須
疾馳而去庶不悲也直疾也覽方外之荒忽兮方外域外也莊子彼遊方
之外者也荒忽超然無際之貌沛澗瀼而自浮澗瀼音罔養。沛順行貌澗瀼
水蹙煜貌指下文洞庭之水也祝融戒而蹕御兮祝融戒而蹕御則已至炎
帝之所可知也不言過騰告鸞鳥迎處妃。騰告
歷遇者變而省文也

告鸞鳥使騰也。處妃處羲氏女溺死。
為洛水神上林賦青琴處妃之徒。
張咸池奏

承雲兮。
莊子北門成問于黃帝曰帝張咸池之樂于洞庭之野。呂氏春秋帝顓頊令飛

龍作承雲樂。
二女御九韶歌。二女即山海經帝之二女也。
使湘靈

鼓瑟兮。
湘靈。湘山之神也。
令海若舞馮夷。
令海若舞馮夷。謂令海若

用馮夷之舞。蓋海若遠來不能脩樂。故就以此為歡樂也。
玄螭蟲象並出進

兮。
蟲象罔象也。
形繆虬而透蛇。
繆虬。團結不平貌。
雌蜺

便娟以增撓兮。
鸞鳥軒翥而翔飛。
便娟。輕秀貌。增如增舉之。

增撓。嬈娜也。
增撓。舞態也。今俗呼虹蜺為美人。虹。軒翥翔飛亦舞貌。山海經鸞鳥自歌。鳳鳥自

舞。
音樂博衍無終極兮。焉乃逝以徘徊。
焉乃逝以徘徊。

言欲去而少留也。舒并節以馳騫兮。凡馭之道舒緩其轡則可以馳驟并

節合執其節連絕垠乎寒門。連音卓。淮南地

恐馳而落也。連絕垠乎寒門。形訓北極之山曰

寒門連絕垠忽然軼迅風于清源兮。從顓頊乎

而盡乎其極也。軼迅風于清源兮。從顓頊乎

層冰。古人文字本不論乎法律而但取理足然

乎西皇曰指炎神而直馳曰從顓頊歷元冥以邪

項乎層冰其控縱神化自合規矩。歷元冥以邪

徑兮。已從顓頊乎層冰則元冥之境皆已悉乘

之故不須見元冥而邪徑其地以過也。乘

間維以反顧召黔羸而見之兮。爲余先乎平路。

舊注孝經緯云天有七衡六問又淮南子云兩

維之間九十一度蓋間維皆天所下墳之處故

可乘以反顧也相如大人賦左經營四方兮周

元冥而右黔雷黔雷卽黔羸也。

流六漠。上至列缺兮。降望大壑。列缺西北天虧之處大壑東南

地缺之處莊子諄下崢嶸而無地兮。上寥廓而

茫將東之大壑無天。無地而反言崢嶸者視儵忽而無見兮。聽

但見白波若山也悄恍而無聞。入于太虛之境又超無爲以至清

兮。與泰初而爲鄰。莊子泰初有無無與泰初爲鄰則入乎未嘗及未嘗生之

地沈濁汚穢雖欲加之而無從矣。

卜居

當懷王時在郢都作也故有太卜之官及事婦人語然則何以曰放蓋始

在國中任政後出爲都無事則不能見君有似于放故曰放也未嘗去位爲民也若已去位爲民則不得見乃其理也何庸卜乎且曰讒人高張賢士無名不過爲蔽障于讒而藉以抒憤耳

屈原既放

三年不得復見

復去聲。曰三年不得復見則懷王遣其

出而爲都之時亦必許其不久卽還如漢武帝出汲黯黯泣不肯行帝曰淮陽吾股肱郡得君之重而卧鎮之且曰行將召君矣之類及屈子既出讒人媒孽其短者益多故久不召而至于三年竭智盡忠而蔽障于讒心煩慮亂不知所從。智已盡而忠亦難加故不知所從。乃往見太卜鄭詹尹曰余

有所疑。願因先生決之。詹尹乃端策拂龜曰。君

將何以教之。屈原曰。吾寧悃悃欵欵樸以忠乎。

悃悃無華將送往勞來斯無窮乎。鄉原之行寧誅鋤草茆

以力耕乎。茆同茅。不關世務。將遊大人以成名乎。純盜虛聲

寧正言不諱以危身乎。心安而身不安將從俗富貴以

媮生乎。身不安而心不安寧超然高舉以保真乎。出世以全天性

將唳足訾慄栗。斯嚙攫掇呻却異。嚙遇嗥洼

反以事婦人乎。唳訾小厭毀慄斯小怯止嗥洼

之聲。嗥然而欲轉之聲。皆婦人恒態。故婦人喜之也。媚世以取貴。寧廉潔正直

以自清乎。各植已節將矣梯滑稽如脂如韋以絜楹

乎。矣梯滑稽以脂韋附物之貌今油堊者有其聲容也脂臚也遇物則枯韋熟皮也纏而不

絕絜楹隨其曲之大小以附之也共合人心寧昂昂若千里之駒乎。

獨立將汜汜若水中之鳧與波上下聊以全吾

軀乎。與世浮沉寧與騏驥亢軛乎。負荷者重將隨駑馬之

迹乎。駑馬戀棧寧與黃鵠比翼乎。一飛冲天將與鷄鶩

爭食乎。齷齪爭一餐此孰吉孰凶。何去何從。若以善為吉而

宜從乎則我之竭智盡忠者如是若以惡為凶而宜去乎則小人未見得蔽賢之罪究將何如

哉。世溷濁而不清。蟬翼為重。千鈞為輕。蟬翼喻小利千

劉喻大德黃鐘毀棄瓦釜雷鳴讒人高張賢士無名。

漢書律歷志黃鐘黃者中之色君之服也鐘者種也天之中數五棄黃鐘鳴瓦釜猶之用讒人

而舍賢士也吁嗟默默兮誰知吾之廉貞默默謂不卜所居而

長守其舊非獨人不能知即詹尹乃釋策而謝鬼亦不能知之也故求卜之

曰夫尺有所短寸有所長物有所不足智有所

不明數有所不逮神有所不通尺有所短長有所不足也寸有所

所長短有所有餘也以見物之無定而君以為龜策定無遺知則不足不明不逮不通者紛紛

而在引起不僅龜策用君之心行君之意龜策誠

策之有所不知也用君之心竭智盡忠也行君之意不能知此事求不蔽障于讒也言龜策能知尋

常之禍福耳君以挽回造化之
事問之龜策豈能與其故哉

漁父辭

漁父篇作于荆汙之間故漁父雖隱士猶得而識之也

屈原既放。遊于江潭。行瑣澤畔。顏色憔悴。形容

枯槁。漁父見而問之曰。子非三閭大夫與。何故

至于斯。

斯指行瑣澤畔而言故下文以見屈原放答之而漁父復以自全應之也

屈原曰。舉世皆濁。我獨清。衆人皆醉。我獨醒。是以見

放。漁父曰。聖人不凝滯于物。而能與世推移。聖

明也通明之人世人皆濁。何不涴其泥而揚其

波。涴捐捐然使泥入于波也揚纚纚然使波衆

人皆醉。何不餽其糟而歠其醪。

餽音捕。糟醪醉者之餘餽之

歡之則可以何故深思高舉。自令放爲。屈原曰。

吾聞之。新沐者必彈冠。新浴者必振衣。安能以

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察察甚潔也。汶汶微塵也。衣冠猶復

振之彈之。况身乎。身猶不可以受塵。况行而可以受穢乎。寧赴湘流。葬于江

魚之腹中。又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塵

埃乎。皓皓之白。潔也。喻已之素行。世俗塵埃。汚也。喻小人之庸態。漁父莞爾

而笑。鼓枻而去。乃歌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

吾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吾足。遂去。不復與

言。春秋戰國時之隱士多矣。屈原所逢之漁父。未必遂無其人也。第劉向稽康以入高士傳。

則未免太鑿耳然太史公以補屈原列傳正不得與卜居例視也洪興祖謂漁父未必有其人乃假設問答以寄意則儀封人沮溺楚狂又何以稱焉是以此篇漁父要不當以莊子寓言觀也

附滄浪水考

禹貢嶠豕導漾東流爲漢又東爲滄浪之水劉澄之山水

記在沔口今沔陽州城南有大隱林省志府志皆云屈原逢漁父處又京山縣有聖人嶺孔子覆車于水有曠書墓相傳孔子自隨州入楚都經過今京山諸處則孔子亦于荆沔聞滄浪之歌也詳考漢江下流滄浪水即今澤口所通長湖地爲滄浪水在沔陽之南江陵之北其水山雖環繞恒不足以運舟春夏資漢江水灌足秋冬漸淺漢江直下無停蓄之處惟滄浪頗停蓄然則酈道元水

經注稱武當縣北四十里有滄浪水者何也蓋鄴道元生長北魏不得至齊梁訪求地理但聞楚人傳說武當山北有滄浪水遂以荊州之武當山爲均州之武當山因記之曰縣後人因其誤遂取江中一小洲附會其說曰滄浪洲獨不思禹貢爲書至簡而該如此小洲亦記雖積簡高于太岳亦不勝載矣曰荊州之武當何以志乘不載答曰楚有三武當山一在大冶從濰陽口入大冶縣今名小武當一在荊州西北今名賽武當一在均州修志者恐淆均州之太和山故削其土名也九域志稱龍陽縣有滄浪水者則以龍陽君封于荆沔因訛至楚南也楚南之龍陽乃其生長之地非其封邑也蔡九峰謂漢水以下卽滄浪之水語不分明究于何處作界限若謂漢中府以下卽滄浪之水則與左傳漢

水爲池沿漢與之上下之說悖矣故當以澤口長湖爲滄浪水方得確切或曰滄浪不必在目前而歌也答曰漁翁孺子知唱本地山歌豈暇博古哉今長湖之水淺者濁而深者清動者濁而靜者清彼濁此清時濁時清余親見其形如此辨之以俟知者

招魂

懷王時作于今之江南故其言曰路貫廬江今左長薄言汨然南歸郢都

由是而穿出廬江之地不覺大薄長洲之地已在吾之左而脫離于此故遙望甚廣見懷王田獵之盛而已將飛步及之與課後先所謂不忘欲返也生人招魂吳楚風俗有之諺謂之叫魂精神恍惚者皆用之故曰魂魄離散杜詩剪紙招我魂是也

朕幼清以廉潔兮身服義而未沫

沫止也未沫未嘗有已時

也主此盛德兮

主如主忠信之主

牽于俗而蕪穢

蕪穢為所

誣蔑也如平伐其功之類是也上無所考此盛德兮

上謂君上考察也

上不察故罹殃如此也長離殃而愁苦

離同罹但曰離殃愁苦則被放江

南思歸不得而作。帝告巫陽曰。帝設為上有人

在下。我欲輔之。魂魄離散。汝筮予之。巫陽本專

之事。但未知魂魄在何處。故巫陽對曰。設為掌

先使筮其所在。而後招之。寢上帝其命難從。寢同夢。掌寢帝所通夢引

帝所復遇子晰之類也。巫陽呼掌寢。若必筮予

之。恐後之謝。不能復用巫陽焉。託言筮必齋戒

遲之太久。魂魄謝去。支體不乃下招曰。魂兮歸

來。去君之恒幹。何為乎四方些。些音梭去聲。魂

魄宜常守其支體。故曰舍君之樂處而離彼不

祥些。

不祥如下文四方上下之害。

魂兮歸來。東方不可以託

些。長人千仞。惟魂是索些。十日代出。流金鑠石

些。彼皆習之。魂往必釋些。

彼謂長人之類。長人習其俗。故可以居。若

魂之不習于是者。安能堅于金石。而不消鑠挺解哉。

歸來歸來。不可以託

些。魂兮歸來。南方不可以止些。雕題黑齒。得人

肉以祀。以其骨爲醢些。蝮蛇蓁蓁。

蓁蓁猶簇簇也。

封狐

千里些。

千里言其多。

雄虺九首。往來儵忽。吞人以益

其心些。歸來歸來。不可以久淫些。魂兮歸來。西

方之害。流沙千里些。旋入雷淵。靡散而不可止

些。旋去聲。靡音靡。雷淵沙淵大旋其聲。如雷也。靡散以如雷故不可止以旋故。牽而

得脫。其外曠字些。赤螳若象。玄蠶若壺些。同螳

蟻同蠶蜂同。五穀不生。藁管是食些。藁同叢。藁管

是食可知。其土爛人求水無所得些。爛人沙礫

非樂土矣。人彷徨無所倚。廣大無所極些。此二句根上歸

也。來歸來。恐自遺賊些。魂兮歸來。北方不可以止

些。增冰峨峨。飛雪千里些。歸來歸來。不可以久

些。魂兮歸來。君無上天些。虎豹九關。啄害下人

些。九重之關皆有虎豹守之凡有一夫九首。拔

下土之人上天則啄害之也。

木九千些。

九千九千仞也。謬言其力之大以恐魂使歸也。

豺狼從目。往

來。僂僂些。

豺豺同從音縱。僂音先。僂僂縱目揚視貌。

懸人以娛。投

之深淵些。致命于帝。然後得瞑些。

娛音嬉。瞑閉其縱目而

不用僂僂也。言彼亦奉帝命而巡察游魂。無可如何也。

歸來歸來。往恐危

身些。魂兮歸來。君無下此幽都些。

幽都冥地也。

土伯

九約。其角觶觶些。

觶音疑。土伯守幽都者。猶云鬼伯也。約尾也。觶觶利而

向人。敦脈血拇。逐人駉駉些。

敦音堆。脈音梅。駉音批。舊注敦脈

厚背也。敦脈則逐人而無難血拇則殺人之多可見。

參目虎首。其身若牛

些。此皆甘人。歸來歸來。恐自遺災些。魂兮歸來。

入修門些。

修美善也。恐其上下四方悞。工祝招入惡道，故願其入此修門也。

君背行先些。

背行先，退行以引魂也。

秦篝齊縵。鄭綿絡些。

篝，燈也。縵，綫也。綿，絡以綿衣覆之也。下云獻歲發春，則招之時冬日也。今吳楚俗為生人叫魂者，取病人裏衣，備一小斗，實之以米，米上埋篝。

篝旁，揀剪尺剪尺上掛綫，用三人于深夜無人時往招去。時無聲疾行至土神廟或野處，化楮。

叫呼生人乳名，其抱斗者隨聲作應。背行引魂至家，以衣覆病者，遂愈也。

招具該備。

永嘯呼些。

該，備無缺也。永嘯，

呼，長叫呼也。吳俗叫魂，無論地之遠近，隨地曲折，皆叫抱斗者隨聲應也。

魂兮歸來。

反故居些。天地四方多賊姦些。

像設君室，靜閒

安些。

舊注像法也。謂像其所居之室也。君一作居。靜閒安，無賊姦之驚恐也。

高堂

邃宇。檻層軒些。軒，軒廠也。高堂着檻，恐其淺，故曰軒。

層臺累榭，臨高山些。累，亦層也。層累猶恐其未高，臨高山則愈高矣。網

戶朱綴，刻方連些。網戶以銅線作網然，蒙隔戶上，朱綴以朱綵相綴也。方連

若方勝之類是也。冬有突厦，夏室寒些。突，音天。突厦，寔室不畏寒也。

舉冬夏則四時各有其室可知矣。川谷徑復，流澍潏些。徑，直也。復，環繞

也。或徑或復。光風轉蕙，汜崇蘭些。光風，清明和潤之風。汜，如

汜濫之汜。汜，崇蘭如麥浪之狀是也。經堂入奧，朱塵筵些。朱塵，筵

塵以繕筵也。既過砥室翠翹，挂曲瓊些。砥室，以

堂入奧，卽有此也。其室翠翹，畫翠羽之形，翹然。翡翠珠被，爛齊光

于砥室也。曲瓊，瓊玉之鈎也。

些。以翡翠及珠飾被。弱阿拂壁。羅幃張些。弱音

室形以複壁也。幃帳也。纂組綺縞。結琦璜些。纂

綺縞如流蘇之類是也。室中之觀多珍怪些。怪

結琦璜流黃之類是也。異玩也。蘭膏明燭。華容備些。華美之容。備列于蘭

也。妍也。二八侍宿。射遞代些。二八少艾也。列子所謂

為言釋也。射遞代謂絡繹不絕而遞相更代舊謂射為厭夫可憎之物豈容來前好惡不常亦

非正理也。九侯淑女多迅衆些。迅衆猶言出衆盛鬋不同制

實滿宮些。鬋翦同莊子為天子之諸御者不爪可知矣。鬋鬚髮齊額以容態好比。順彌代些。比

為飾皆穉齒之所為也。合

式也順柔順也彌終弱顏固植。審其有意些。顏

也彌代猶云絕代。則似可邀固植則牽之不動審則姱容修態。絙

言之甚難有意則非終于難者。洞房些。絙音梗。絙往來旁午之貌蓋地窄人

多故如此舊說以絙為竟與滿宮複矣。蛾眉曼睩。目騰光些。睩目轉

視貌。靡顏膩理。遺視睩些。睩音綿。靡柔順也膩滑澤也遺視留落其

目光也白苧歌轉盼遺精艷輝光睩視不絕也。離榭修幕。侍君之閒些。榭射亭也幕帳外幔

也言其侍于幕外少閒則。翳帷翠帳。飾高堂些。紅壁沙版。玄玉之梁

進也。些。沙與紗通周禮內司服。仰觀刻桷。畫龍蛇些。素沙沙版以紗蒙版也

仰觀刻桷則坐堂伏檻臨曲池些。俯臨堂楹則

文彩可觀。坐堂伏檻臨曲池些。曲折可玩。

芙蓉始發。雜芰荷些。紫莖屏風。文緣波些。紫莖屏風

倒言之也。猶云屏風上之紫莖。其文映水如緣波而上耳。文異豹飾。侍陂陼

些。文異豹飾。即下文步騎之人所服也。軒輶既低。步騎羅些。軒有

之車。輶。厥車不暑者。低。將乘則稍下之以便升。故用步騎羅列以扶之。而後駕服也。蘭薄

戶樹。瓊木離些。魂兮歸來。何遠為些。室家遂宗。

食多方些。宗尊也。稻粢稱麥。秬黃梁些。稻音捉。粢音餌之。

屬稱麥。如稻之一稱而種也。其美倍于散種之麥。今吳楚謂聚于一處而生者曰一稱。七發稱

麥服處是也。秬。應作拏。大苦。鹹酸。辛甘行些。爾

揉擦也。黃梁。糯米也。大苦鹹酸。辛甘行些。爾

藿。大苦。郭注。即今甘草也。肥牛之臠。臠若芳些。骨節處筋曰臠。猶關鍵也。

臠牛肩脚圓肉也言治此和酸若苦陳吳羹些。

羹叶岡。若順也和其酸若其肺鼈炮羔有柘

漿些。肺音而。肺蒸也王逸注。鵠酸臠鳧煎鴻

鵠些。臠音煎。鵠酸澆酸醢以前煎鵠也臠小烹

之麻鰲居。露雞臠蟪厲而不爽些。臠音霍爽楚

露雞不掩金而撩金煎也蟪舊云大龜臠。柜枚

蜜餌有餵餵些。柜枚音巨汝餵餵音張皇。柜

糕餌也餵餵餒也。以稻麥漬生。瑤漿醴勺實羽

觴些。露古蜜字吳楚謂甜酒曰蜜甜勺一挫糟

招魂 卷四 主

凍飲耐清涼些。

耐音宙。挫精壓其糟而挹酒也。吳楚用冷水蔭熱物曰耐。澄

物而去其滓亦曰耐。蓋當夏時則需如此也。

華酌既陳有瓊漿些。

白酒瓊漿紅酒

也。楚人皆尚之。歸反故室敬而無妨些。肴羞未

通女樂羅些。

肴羞如古之折俎。今之回遷是也。通陳設也。

敝鐘按鼓。

造新歌些。涉江采菱發揚荷些。

涉江采菱揚荷皆曲歌名。荷宜

作。美人既醉朱顏酡些。娛光眇視目層波些。

音娛

海平聲。酡酡頰色娛。慙也。

被文服纖麗而不奇些。

奇音奇。長

髮曼鬋艷陸離些。二八齊容起鄭舞些。

齊容選其色貌

相彷彿者鄭舞取其怡情。

枉若交竿撫案下些。

言舉其衣枉而舞或開或

合有若交竿又撫而徐
徐按。下皆舞之善也。等瑟狂會。擗鳴鼓些。音撫

塵。狂會。餘囉雜選其宮庭震驚。發激楚些。激楚聲也。擗鼓聲之殷也。

樂名。所以激楚士而使之戰者。若戰城南之屬。
故宮庭皆震驚也。故乘七發。發激楚之結風。

吳歊蔡謳。奏大呂些。吳歊。引聲歌。蔡謳。揚聲歌。漢書。始于子。在十一月大

呂。蓋吳歊蔡謳。皆先微後著。故士女雜坐。亂而
奏微陽。動于黃泉之聲。以應之。

不分些。放敝。同陳組纓。班其相紛些。史滑稽列傳。淳于髡曰。男

女雜坐。可飲八斗。又云。履舄交錯。杯盤狼藉。能飲一石。雜坐放陳。亦此意也。
鄭衛妖

玩。來雜陳些。激楚之結。獨秀先些。妖玩。繡組雜佩之巧者。結

結束也。秀。先俊邁也。琨蔽象棊。有六簿些。分曹並進。適相

迫些。簿博同。現蔽以現玉環象碁也。象碁卽今之象棋。六簿雙陸也。黑白兩曹各自爲

計。適緊也。成梟而牟。呼五白些。古之博也。投五迫薄也。木者梟盧雉犢塞也。梟爲么犢爲二。雉爲四。塞爲五。盧爲六。餘一面不縷爲白牟。距也。成梁距

敵也。戰國策博之所以貴梟者。便則食。不便則不食。不便謂恐不成梁。而爲敵所擊。則不如起

梁。無用貪小利也。淮南子善博者不欲牟。謂不

必成梁。距敵。任人擊我。孤子不憂不勝也。凡博

梟盧爲貴。五爲下。白爲空。過少陵。憑陵大叫呼

五白。願人成五白也。袒跣不肯成梟盧。言已之

不能成梟盧也。後人不知謂盧非勝色。緣未解

古樂府。梟子五。梟母六之義。及宋書。劉毅擲得雉。而薄五。起梁。宋祖擲得。晉制犀比。費白日些。盧而越五。成梁之故耳。比去聲。犀比。以犀合博具也。或曰。卽鏗鐘搖。如今骨牌類耳。費白日。猶云消永晝也。鏗鐘搖。

簾揆梓瑟些。

揆音屑。鏗鐘聲之疾而散也。鏗鐘而搖簾任意撞擊則然也。揆揆

彈也。

娛酒不廢。沈日夜些。

沈沒也。盡也。今吳楚有沈日沈夜之諺。蘭

膏明燭。華燈錯些。

燈音登。錯同措。燈架燭者錯錯膏燭于燈擎也。結

撰至思。蘭芳假些。人有所極。同心賦些。

至思至性之思。

言結撰其至性芳潔之至。惟蘭猶當假其芳也。

極如同極異路之極。言人有拱向之極而適與

我賦同心。此屈子之深願。耐飲盡歡樂先故些。

而未可得者。故以招之。

史記平準書。坐酎金失侯。酎。獻送也。言獻酒于

先前之親故。甚可樂也。蓋人于生平握手言歡

之親故。最難忘也。魂兮歸來。反故居些。

設為巫陽之詞止此。亂曰。

獻歲發春兮。汨吾南征。

獻歲猶云開歲發生也。汨疾也。吾原自謂也。此

以下皆設辭以自娛其魂之辭也。萊蘋齊葉兮白芷生。本草白芷一名

芳草一名澤芬主長肌路貫盧江兮左長薄。盧

膚潤澤顏色可作面脂血其厚於刀士汴江

在今江南所屬巢縣有三閭祠廬江戰國亦奇

屬楚長長洲薄大薄皆地名見楚美人篇

召哇贏分遙望專倚沼哇贏未許大約言倚于

高山頂上之沼則瀟洲僅如

暎暎故遙青驪結駟兮齊千乘懸火延起兮元

望寬博
爾言且希且之
三言然其言所
二

顯丞凡懸少燎田而獵遠望若懸也凡懸青遙望并爲

方之熱氣所蒸鬱言燥之多也。此皆炎皇所見

而秀下欲步及步及處今誘騁先誘騁先

而諺也

之意言曰將步乃王所駢抑驚若通兮引車右

學之風而導王以行也

遠也通若通虢甘即煮祖新也與王趨夢兮課後先後

先謀其殿最較從獵者之所
獲以喻考羣臣之殿最也
君王親發兮憚青

兕言懷王親射復畏青兕而不敢發
暗喻懷王畏秦不敢舉兵伐之也
以上皆設想之辭

朱明承夜兮時不可淹
朱明承夜見時之速故
魂須早歸以下仍是招

魂餘意
皋蘭被徑兮斯路漸
皋蘭被徑言賢人將
得行其道則斯路漸

啓故魂湛湛江水兮上有楓
湛音耽
聲下則水聲湛湛

上則楓葉蕭蕭其境
目極千里兮傷春心
春時

草木羣生之物皆有以自樂而魂獨離散無與
必將目極千里而傷心矣豈有及哉
或誘之或

怵之皆招之之餘
魂兮歸來哀江南
魂若歸來

意也故皆入于亂
政行道而哀憐此江南無辜之民而拯之也
此江南即今之江南舊以今之湖南為江南豈

招魂

卷四

七

有越湖北鄂渚千里之地而指江南之廬江欲舍郢都而貫之者其爲誤無疑也爾雅漢南曰荊州江南曰揚州則江南之名已久非湖南亦顯然矣

雲夢澤考附

按禹貢雲土夢作乂爾雅楚有雲夢今考雲夢澤夾跨漢江漢江北之竟陵爲雲漢江南之沔陽潛江爲夢郭景純酈道元春秋文耀鉤沈立紛紛擬指皆誤也國語藪曰雲連徒州卽雲杜也舊爲竟陵縣今爲天門縣左傳昭公三年鄭伯如楚楚子享之在今之荊州府江陵縣郢都也旣享田于江南之夢因留許男共田留于江漢之南以待諸侯卽沔潛之地也諸侯至楚皆自河南渡漢江斷不容越郢都渡荆江過洞庭湖以深入重地爲樂也定公四年吳入郢楚子

涉雖、雖卽古臨沮、今荊州西北、過當陽縣、荊門州、卽至漢江也、濟江入于雲中、卽漢江北之雲杜、與隨州接壤、昭王由此入隨、此雲夢澤之班班可考者也、然則禹貢之雲土夢作乂、又何以言之、蓋禹之治水、由江南震澤底定之後、徑由江南之衡山治九江、先洩荊州之水、則夢澤已可播種、遙望雲澤、已見土也、雲僅土而先言、則以水勢先退故也、夢後言而反先作乂、則以就便先播種也、禹由是而過漢江、至河南治水、雲澤在必經過之地、則教之播種、又不待言也、古人文字、言簡意該、若徒苟且而不按實、使後人疑竇紛紛也、至孟浩然氣蒸雲夢澤、浩然寓于郢中、人皆愛之、以此喻之、讀者但指澤言、失之也、相如賦九百里之說、所謂子虛若以子虛爲實據、未免爲相如所竊笑矣、

大招大招篇作于今之湖南聞懷王已死而招其魂也

青春受謝。白日昭只。冬已謝其事春即代而受其事故曰受謝冬日寒而

無光故春日載陽始見昭明也只語助辭春氣奮發。萬物遽只。遽叶喬。

吳楚諺謂卧物之蠕動曰遽冥凌浹行。魂無逃只。魂魄歸徠。

無遠遙只。徠來同魂乘此萬物之生氣冥冥中凌虛周浹而行無用逃竄也因懷王

逃秦而死恐其魂魄猶然故言此安之魂乎歸徠。無東無西。無南

無北只。東有大海。溺水洑洑只。洑水即弱水不能浮物而善溺

物故謂之溺水螭龍並流。上下悠悠只。悠悠螭龍蟠曲

貌霧雨淫淫。白皓膠只。淫淫不止貌白皓膠其白皓皓然有如膠之不

可開魂更無處可行也。魂乎無東。湯谷寂寥只。魂乎無南。

南有炎火千里。蝮蛇延只。湯同陽延音延。山林

險隘。虎豹蛇只。蛇曲處不勝。而思動也。鱕鱕短狐。鱕音

鱕。鱕大約皆毒物耳。舊注鱕魚名。皮有文鱕魚音如彘鳴。然此二魚未聞有可畏處。存參以俟。

知者可也。短狐。舊注云。即蜮也。未詳。王虺騫只。爾雅。蜮。虺。江南謂

不治王。大魂乎無南。蜮傷躬只。蜮俗名為鬼箭也。騫動也。魂乎無南。蜮傷躬只。著人不覺。少頃

視所中之處。青腫作痛。越五。魂乎無西。西方流

沙。潏洋洋只。豕首縱目。被髮鬢只。縱目。豎目。鬢

長爪踞牙。諛笑狂只。踞同鋸。諛音海平聲。踞牙。露牙。諛笑聲。諛笑狂。喜

得人而食之則談然而笑亦拂拂類也魂乎無西多害傷只魂乎

無北北有寒山卓同燭龍艸只艸燭龍赤色可畏貌代水不

可涉深不可測只代水應在今山西地但無可考矣天白顥顥

寒凝凝只顥顥寒重而白氣盛也魂乎無往盈北極只盈北

極指上三者而言猶云遍地皆爾也魂魄歸徠閒以靜只自恣荆

楚安以定只一國之中惟王所欲故曰自恣荆楚其為招懷王無疑矣逞志

究欲心意安只窮身永樂年壽延只窮身長樂終身長樂

也魂乎歸徠樂不可言只五穀六仞舊注五穀稻稷麥豆

也麻設菰梁只菰梁即菰米菰米北方謂之高梁也也也設菰梁只菰頭亦曰高粱甜頭亦曰菰米今

澤中又有一種葛蔣菰。米亦黑而粘，其中食。解

見招魂：盈望，滿望也。和致芳只。解

芳加以椒桂薑椒之類也。內鵠鵠鵠。味豺羹只。

內音納。羹，叶岡。切。豺肉如細羹而納于鵠鵠。鵠之中則尤耐咀味也。鵠見招魂：鵠即今人所

養之鵠。鵠水鳥。魂乎歸徠，恣所嘗只。鮮螭甘雞。甘雞，甜

名田雞，一名蛙。和楚酪只。酪音洛。酪，乳也。吳

肉似雞而甘美。和楚酪只。楚多用牛酪和蒸。食

醢豚苦狗。醢豚，以豚和醢。蓋若今肉丸之類。也。禮內則：濡豚包苦實蓼。鄭注：謂

是苦茶苦狗以。膾苴蓴只。蓴音朴。王逸注：苴，苦制其腥也。膾，苴蓴也。余按：蓴音

洋，湖南有七月蓴荷盆。吳酸蒿蓴。蒿，青蒿白蒿。子姜之類。蓋亦時食也。嫩時皆可食。蓴，蓴蒿。不沾薄只。沾，漬而濃厚也。吳人取蒿蓴。楚北產。白蓴之復用酸醢調和之故。

能不沾而爽口亦魂兮歸徠恣所擇只炙鵠烝

鳧鳧音潛。鵠水鳥江南俗謂煎鱮

雁雀雁音霍。鱮魚似鯉而小今處處有之博

亦曰癡捕魚附土而行性好靜得穴則累日不

出故士婚禮魚用鮒取女子不出閨門而附夫

之義今用鱮緣婚禮不盡在仲春也莊子車轍

鮒魚易井谷射鮒乃鮒之小者俗名護沙郎大

則成土鮒魚也鱮魚取鱗比如積義今時沿用

鮒字亦誤于郭景純不以鱮為魚及杜少陵借

用鮒字之故耳雀黃雀吳楚皆以為美味遽爽

穀熟時產逾時則入水為蛤非麻雀也

存只遽爽極爽魂乎歸徠麗以先只先應作鮮四耐

并孰同不不盪音益盪音益只盪酒之類也涼飲則恐其有

未熟而盃噍也。今則無此。清馨凍飲。不歡役只。飲飲同。清馨香氣清也。

凍飲涼飲。不歡役言。吳醴白蘖。和楚瀝只。醴甜酒白。

其貴而不可喪也。藥白酒俗謂之酒孃。蓋造酒必以麴及藥合。方能成酒也。瀝壓醉酒也。魂乎歸徠。

不遽惕只。代秦鄭衛。鳴竽張只。代秦鄭衛四國之聲皆來會也。

竽笙類用。伏戲駕辯。楚勞商只。戲同義辯徧同。竹為之。駕辯伏戲樂。

曲勞商。謳和揚阿。趙簫倡只。言將謳以和揚阿。楚樂曲。謳和揚阿。趙簫倡只。

之簫以。魂乎歸徠。定空桑只。周禮春官空桑之為倡也。魂乎歸徠。定空桑只。

之。惟空桑之琴瑟至為貴。二八接武。投詩賦只。重故必須王自定其聲也。二八接武。投詩賦只。

女樂各投詩賦以見。叩鐘調磬。娛人亂只。娛人志任王之所擇也。叩鐘調磬。娛人亂只。亂極。

言其足以娛人也。四上競氣極聲變只。四上即今樂人所用四上工尺

六五工即宮上即商五即羽六即角四即徵古

者樂人俱瞽目使之筆畫少則易記漢樂家制

氏所傳但曉鏗鏘而不傳其義者也競氣後聲

欲强于前聲愈進愈佳也極聲變窮其聲之變

也。魂乎歸徠聽歌謨只。謨音選。謨緩陳其辭而唱也。朱脣皓

齒。嫿以嫿只。嫿美麗也。前漢郊祀歌衆比德好

閒。習以都只。比去聲。比德合德也好閒幽豐

閒也。習以都習于容止而善也。

肉微骨調以娛只。魂乎歸徠安以舒只。調以娛善于調

笑而足以娛悅也。魂之歸徠嫿目宜笑。蛾眉曼

可安心而舒暢其志意也。

只容則秀雅。穉朱顏只。穉音戶。穉朱顏穉齒而發頰也。魂乎

穉齒而發頰也。

魂乎

魂乎

歸徠靜以安只。娉修滂浩麗以佳只。滂浩大方也。麗以佳

猶左傳所云曾頰倚耳。曲眉規只。曾音層。會頰重頰倚耳

美而艷也。耳倚之也。言其美之豐也。滂心綽態姣麗施只。曲眉規眉曲如半規也。

滂心滂沛其心而無疑滯也。綽態有餘妍也。施謂施施然舒緩也。小腰秀頸若

鮮卑只。王逸注云鮮卑衣帶頭也。言好女之狀。魂乎歸徠。思怨移

只。雖有所思有所怨皆可移情于此而忘之也。易中利心以動作只。

易音異。利靈巧也。言其易于中人之意者以其心之巧動作無不合宜也。粉白黛

黑。施芳澤只。芳芳香。澤膏沐。長袂拂面。善留客只。長袂拂面

卽白香山詩猶抱琵琶半遮面之意也。魂乎歸徠以娛昔只。昔夕也。莊

子通昔。青色直眉。美目嫵只。嫵音緬。青色指眉言直眉。因上曲

眉而推廣之。更有此若綫之眉。為下恣所便。張本嫵微眇也。靨輔奇牙宜笑。

嗎只。靨音擲。戰國策靨輔承權奇牙微露齒也。嗎笑貌。宋玉好色賦。嫣然一笑。豐

肉微骨體便娟只。又云。豐肉微骨。則疑于太肥矣。故

魂乎歸徠。恣所便只。懷王本好聲色。故以美色招其魂。林西仲謂針對鄭

袖。嫉妬行譏誤矣。夫君既死矣。而復感之以不

適意之事。咎之以不可追之境。忠臣于君。豈若

是乎。夏屋廣大。沙堂秀只。沙堂秀。以紗蒙複壁。故

其秀雅也。南房小壇。觀絕靨只。絕盡也。南方盡靨之處。則有小壇。足為觀

美也。左傳三進及靨。蓋靨為正屋盡處。雖向南而不甚光明。故開天窗而有承靨。故曰靨曲。

屋步欄。宜擾畜只。

畜去聲。擾馴擾也。畜養也。曲屋步檐則可周遊觀覽此

馴擾之禽如下文孔

騰駕步遊獵春囿只。

言飛騰速

雀盈園諸物是也。駕而遊于步檐之外。因瓊轂錯衡。英華假只。假以涉獵春園而為樂也。

聲。瓊轂錯衡言其車之美。英華假言芳樹之多。假迂而指之。如子虛賦下摩蘭蕙是也。茝

蘭桂樹鬱彌路只。

鬱彌路茂盛而滿路也。

魂乎歸徠恣志

慮只。孔雀盈園。畜鸞皇只。鵠鴻羣晨。雜鵠鷦只。

鴻鵠代遊。曼鵠鷦只。

晨晨風鳥也。鵠鷦鷦也。鵠解見招魂篇。鵠鷦鳥名。

魂乎歸徠。鳳凰翔只。

鳳凰翔覽德輝而下也。

曼澤怡面血

氣盛只。

曼澤曼膚而有光澤。即盎背之意也。永怡面悅澤其容顏。即粹面之意也。

永

宜厥身。保壽命。只室家。盈庭爵祿盛只。言宗族

廷而爵祿厚。頌既以敦本。且魂乎歸徠。居室定。

只。接徑千里。出若雲只。地壤相接千里之廣。其

矣。楚地至頃襄王十八年。猶有五千里。而此云

也。千里者。王畿不過千里。蓋將以爲行王政之本

也。三圭重侯。聽類神只。周禮四圭而此言三圭

但言公侯伯所執也。不及子男二璧者。楚已改

子男爲縣尹也。重侯設兩重之侯。射以觀德也。

聽聽訟也。古者聽訟皆入束矢。故察篤天隱孤。

三圭重侯。會以聽訟。察斷如神也。寡存只。物方生曰天。禮記王制不殀天。隱窮鰥

亦文王發政施仁必先斯四者之意也。按史記

隱官徒刑七十餘萬人。蓋隱者男子之不得蓄

臣

婦者故鰥夫。魂乎歸徠。正始昆只。正始昆。正其始以垂裕後。

也。田邑干畛。人阜昌只。田邑干畛。而民皆阜昌。人君不以已之富為富。

而以民之富為富也。美冒衆流。德澤章只。言美政皆滿溢。而冒於物四散。

分流則由近及遠。而德澤無不章著矣。先威後文。善美明只。魂乎

歸徠。賞罰當只。先威不善者宜先加之威嚴也。後文可教者宜導之以文誥也。

如此則凡民之善美皆分明顯露而賞罰當矣。名聲若日照四海只。德

譽配天。萬民理只。北至幽陵。南交趾只。西薄羊

腸。東窮海只。名聲若日以下。即聲名洋溢乎中國。施及蠻貊之意。德譽配天。即莫

不尊親故曰。魂乎歸徠。尚賢士只。尚尊也。名聲配天之意。德業如此而

又當尚賢士。發政獻行。禁苛暴。只。發政必宜施仁故凡所獻
以承其傳也。之治行皆禁其苛。舉傑壓陛。誅譏罷只。罷音疲。爲政
暴而尚寬仁也。固須寬仁。然恐有無才之輩託于寬仁以竊祿。
則政事終歸叢勝矣。故又舉傑士以彈壓于堂。
陛之間而誅察其罷。直羸在位。近禹麾只。羸音盈。
弱不勝任者以退之。直羸正直有餘之人。禹麾禹所製之麾。禹入山
林不逢不若。故人君所用麾象其所製。若後世
學禹步以禁邪是也。直羸在位而近禹麾則前
後左右罔非正人而接見賢士大夫之時多矣。
豪傑執政。流澤施只。魂乎歸徠。國家爲只。雄雄
赫赫。天德明只。雄雄赫赫聲靈赫濯也。天德明
又以使天下之人皆明其德。而天下之德無不明也。三公穆穆。登降堂只。

諸侯畢極立九卿只。

此三公九卿即月令所云三公九卿也極拱皇建之

也極昭質既設大侯張只執弓挾矢揖辭讓只魂

乎歸徠尚三王只。

昭質分明之征鵠也大侯天子大射之侯也執弓挾矢而

揖遜辭讓則宛乎唐虞之風而非復三代可比矣故曰尚三王尚加也玩其入後佈置設施實有反掌王楚之才而卑鄙者第以爲辭賦之祖此其淺識泥于浮辭而未嘗一究心于二帝三王之道豈能知聖賢不得已之心哉夫屈子之得與日月齊光天地比壽蓋亦信道篤而自知已明